



海南人做年·感怀



虎年啾啾莅临高

临高 王卓杰



生息在海南西部的临高人，对年岁的描摹十分俚俗，也很生动传神。临过年了，我对母亲说，妈你看我一下子长出这么多岁数了，真快啊。母亲抬眼望我：“有话说，不见自己老，只见孩子大。”端详母亲一脸皱纹，更觉得这句俚语意味深长。

今年是虎年，啾啾就到了。时间的快，快得如老虎窜过景阳冈，只留下一阵松涛声。但我想，还是李白的那首最广泛影响中国人的白帝城诗最能让我感慨：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我从诗里面触摸到了时光的流水和舟楫。此刻，我理解的年，当是那一叶远逝的轻舟。

鲁迅先生说，听到远远的鞭炮声，就知过年了。这是何等简洁的手笔。我经常路过一条小巷中一间民居小楼，看见门前一副对联写得好，每次走过总让我会心一笑：偶见梅花觉春到，遥闻爆竹知岁更。真温馨洒然的联句啊，不知这居屋里住着什么高人，如此的闲谈适意，好像过年是年自己的事，梅花爆竹知道就行了，一点也不关乎他的杯中酒。

年除了最能让人对时光之乎者也一番以外，就是最能使人跌落到兴奋的山谷中。年关将至，见着的人，脸上总浮出一层紧迫而说不清原由的表情。年也是这样的一颗太阳，这样一阵风，这样的一些人，说的话早说过了，喝的酒早喝过了，祈愿的事早祈过了，人们仍然表现一种过个好年的焦虑。年与一个中国人的纠葛，热切而又有点疲惫。

过年在我们俗人中是具体的，是不变的仪式的，也是吃喝耍乐物质的。那天我在老家村庄的路上，远远就看见老庆蹒跚地走来，才发现老庆老了许多。老庆说，要赶墟买煤油灯和门神纸，年货几个儿子办了。老庆的三个儿子都在外面几个省打工，这时已从各省回来了，干净精神地把辛苦钱掰出一些买衣服，办年货，每天有事没事地就骑辆摩托车上县城溜圈。这一切，给老庆家带来了一股生气。老庆抽支烟，眯着眼睛满足地深吸，连咳嗽都咳得很有声响。我逗老庆道：“老庆，过年是越过越兴旺了啊！”老庆说：“说不上，但比去年好，就是东西贵多了。不当家不知腰酸，皇帝都怕过年啊。”老庆还突然问我：“听说形势好，海口的房子卖得比金子还贵了，我们种番薯水稻的地都给别人盯上了，是这样吗？”我真无法回答老庆。

过年，像一个寻常的故事又开始。一年又一年，光景重复无奇。城市里，突然空了，那么多人几天之间消退了无数个小县城，回到了千万座小村庄。各地各样的年俗，以复原记忆的方式，大规模地接纳了这些从城市里回家的人。

我回家度年的临高县城，有一条江穿城而过，进入农历十二月，江两岸早就铺开了过年的市井风情。这几年，县城里的饭店连大年初一也要开门迎客了，尽管家家户户都有丰盛的酒食，但仍然有喝酒的人往饭店里呼啸，一坐就喝大半天，尤其是乡下的年轻人，钱不是挣多了，而是一种与年俱来的亢奋，让他们极度地消费着体内储存的旺盛的精力。过年最火爆的是烤蒸乳猪肉食店，过年回乡的年轻人都爱聚集于此大块吃肉，高声喝酒。烤蒸乳猪肉是我们那里的一道名菜，最近经常上国际旅游岛的海南美食栏目。乳猪肉店多扎在江岸的小楼下，凌晨五点就有人抵席买醉了。乳猪肉早酒于是成了县城的风尚，一天宰多少头乳猪，打多少桶本地米酒，结果说出来能让人瞠目结舌半天。正月初一至十五，每天食客缤纷，晨雾中直直地来，日影下歪歪地离去，各人嘴里镶着一支剔猪肉丝的牙签。时日悠长，人生苦短，民认为吃是天一样大的事情，过年了，有节日氛围的助胃，吃更是对一年来辛苦忙碌最直接的犒劳。吃在临高，家乡人对吃的敬重，是这种民食思想的潇洒外现。家乡过年，最深刻的莫过于这一道吃的人世风景了。

在老家村庄过年，年岁似乎是漫不经心的。我喜欢来到村前田间的陇上走走，感受春光的暖照。记得小时候，这片田里种着油菜花，正月里金黄灿灿，一些早耕的农人荷犁牵牛行于此间，是一幅无比美丽的画。后来，一条高速公路横穿过了这片田，村前的景物就变成另一幅画了。现在说起过年的话题，我倏地觉得，年又是这一条高速公路呢。

盛世年节 心灵放假

三亚 徐国良

为了快乐心灵，有人选择在沙滩过年，有人选择在热带森林过年，有人选择在大小洞天的海边木屋过年，有人选择在蜈支洲岛上过年，有人白天潜水，晚上在椰林中搭起帐篷过年……

一眨眼，又要过年了。中国人过年，是传统，也是文化。可是，这些年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”的喜悦已渐渐从人们心头淡去。

儿时，常听家乡的叔伯们说，大人盼插田，小孩盼过年。因为只有插了秧苗，才有收成的希望；只有过年，才有鱼肉吃，才有新衣穿，才有两天清闲，别说小孩，连大人们也盼着过年。

而今天的中国，大多数人不但天天吃饱喝足，有鱼有肉，还要吃生态吃环保了。很少有人为了吃肉而盼过年了，许多人天天过着“灯火家家市，笙歌处处楼”的好日子，天天都在过年。

我们这些远离家乡在外工作的人，盼过年又怕过年。每到过年，我们对故乡和父母亲人的思念就会长上翅膀，总想回家尝尝母亲做的饭菜，听听父亲嘴中的故乡大事，享受“天涯共此时”的天伦之乐。可是，因为职业、使命使然，越到过年，我们越不能回家。回家过年是穴居在游子心中最强烈的情感。

而儿女出了远门的父母，更祈盼儿女们过年能回家看看。过年成了父母思儿念女的情结。他们不指望儿女买啥带啥，也不指望儿女回家捶腰擦背，只要年三十晚上儿孙们能围坐在炉火边，让他们感受儿孙们的一缕气息、一份快乐，就会兴奋得彻夜难眠。

近些年，过年的形式也在盛世中不断革新。最突出的是，年夜饭从家中搬到了酒店。有人感叹：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淡了；有人愤怒：还要不要中华民族的传统？有人呼吁：让年夜饭回归家庭吧。然而，年俗的发展，越来越走向了传统意识的反面——千千万万的人连年都不在家里过了，又怎能让年夜饭回归家庭呢？

儿孙们不愿在家吃年夜饭，有些奶奶、母亲们当初颇有想法，日子一长，她们不仅理解了儿孙对它们的体贴，反而高兴得很——她们巴不得能从灶台上解放自己。从前，一个腊月母亲和奶奶们都是满头大汗地为过年忙碌。现在，啥都有买的，年夜饭也不在家里吃了，她们终于能够与大爷们同享其乐了，趁着年闲打牌、逛街、看戏、唱歌、跳舞、唠嗑，各取其乐。

如今过年的意义不在于形式，而在于心灵。过年就是为了给心灵放个假。至于在哪里过年，真的无关紧要，只要快乐就行。

为了享受年乐，许多家庭不仅将年夜饭搬出了家门，还举家远游度假。今年春节，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喜讯更召唤着10多万候鸟人赶来三亚过年。三亚市所有宾馆酒店的年夜饭餐桌早在半个月前定满。尽管很多酒店的年夜饭比平常涨价两三倍，有的动辄就是上万元，甚至几万元一桌，然却三亚的年夜饭如同三亚的客房，早已一席难求。为了快乐心灵，有人选择在沙滩过年，有人选择在热带森林过年，有人选择在大小洞天的海边木屋过年，有人选择在蜈支洲岛上过年，有人选择在温泉酒店过年，有人白天潜水，晚上在椰林中搭起帐篷过年……2010海南岛(三亚)国际沙滩音乐会、农民春晚等各色文化活动，还送来三亚过年的游客送上了一盘盘精美的文化年夜饭。不光中国人在此尽情享受人间天堂的年乐，连许多外国人也奔向三亚汹涌年的热闹，五湖四海游人早已把年的喜悦塞满了三亚的大街小巷。

不过，今年我一定要回老家过年，父母年近八十，身体每况愈下，且唯我一子，儿孙媳妇回家才是两老最大的快乐。只是委屈了我儿子，春节要坚守岗位，只能独自留在三亚过年。这也是一家不圆万家圆啊！



旧年烟花已然老去

文昌 陈学炳

这年头，老家祖祖辈辈过大年的习俗为时尚所“淹没”。虎年将至，怀旧情结与思念亲人的梦境每每彼此交织，昔日大年的些许事儿撞开了记忆的闸门，如刚刚过去的昨天。那阳候，老家生产队的“劳动日值”不值钱，“番批”(侨汇)是乡亲们的最期盼。腊月伊始至除夕，是“番批”最红火的日子，送“番批”的邮差“哥立”成了老家那一带最受欢迎的“财神”。一大早，“哥立”便走村串户。一辆磨得锃亮的旧单车，在田埂上左拐右拐，“哥立”对着在田坑劳作的“番批”户主大声招呼，“番批”户主也眼尖，数百米开外认得“哥立”，彼此呼应。他们跳脚上田，欢天喜地拥着“哥立”走进家门，边喝茶，边欣赏“番批”。

当日的“番批”大都含“二件”东西，一封家信，一笔兑换为人民币的“银两”。家信一律中式信封，模仿旧“尺牍”范本的格式，行文半文半白，之乎者也。“哥立”有时也乐于充当“番批”复函代笔的角色。当天，生产队的队长格外“开恩”，给早收工迎接“番批”的社员记满勤。“番批”来报喜，乡亲们也就真正跨进了大年的门槛。

买鞭炮香烛，做年果糕点，大扫除，迎“灶公”，乡亲们扳手指数日子，苦中作乐，直至除夕晚上全家吃过团圆饭。这时候，“上香人”(年初一烧第一柱香的长者)父亲出场了。父亲过大年中规中矩，恭恭敬敬“照本宣科”。上小学时，我偷过父亲的手抄本“通书”。砖头般厚度的手抄本，一式宣纸，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，大都是父亲的手迹，上边写着全家的生辰八字，列有过年的“清规戒律”，尤其是过年的“禁忌”，竟有数十条之多，以及万一闪失后“化霉气为吉祥”的方法。

旧年的大年习俗，曾经好几次被“革命化”，又好几次“回潮”。至八十年代中期，大年习俗“回潮”的盛况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甚至奢侈排场得过头了。现在，乡亲们车多，钞票多，电灯亮，村路好。过大年，年轻人不分白天黑夜喜欢在城里“泡”，中年人不甘落后，也往城里凑热闹。与昔日恰恰相反，如今的大年，乡村老家清冷、寂寞、沉闷，墟镇、县城张灯结彩，昼夜人气旺，只是，早已没了往年过大年的“年味”。

如今，“番批”成了昔日黄花。海外的亲人飞越重洋，赶回老家过大年是乡亲们最大的期盼。

